



# 天授大美 雨点釉

□ 刘培国

淄博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夹炭陶出土，系中国北方出土陶器年代最早，也是国内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，该遗址遂成为中国早期制陶工艺最为成熟的遗址之一。世界真奇妙，好比有只神奇大手，牵住新石器时代的源头往前一抻，就穿越有夹砂红陶出土的沂源扁扁洞遗址，将原始制陶发端拉伸至一万三千年。

从此，中国陶瓷细流涓涓，穿峡越谷，川流不息，波澜壮阔，演绎出令世界折服的滔滔大河。后李文化，北辛文化，大汶口文化、龙山文化，岳石文化，淄博担纲重要角色，后李文化还是主角；从秦汉青瓷，过渡到隋唐“北白南青”，淄博没有缺席，南北朝北魏时期寨里窑“莲花尊”，昭示出南北陶瓷文化的交流融合。宋代，中国古代瓷器进入繁荣期，淄博博山窑出现了两个釉种，一个代表极尽绚烂，就是玛瑙釉，一个代表极尽简约，即雨点釉，最早向世界贡献了中国陶瓷的极简美学。

玛瑙釉，也叫花斑玛瑙釉，千年的衍化，到了著名陶瓷艺术家，书画家，新中国美术陶瓷开创人之一，中国陶瓷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朱一圭，把中国北方花釉推向了一个历史极致。而雨点釉，则经过了千回百折、时隐时现，终于经历过元明清三代之久的隐没之后，出现在民国博山人侯相会手上。这个工艺技术，在博山美术陶瓷厂时期实现过批量生产，但品质堪忧。侯相会或是美陶，雨点釉釉点不显，或有若无，似有若无，甚或聊胜于无。直到民间老陶者周占元全面恢复，雨点釉适才“星汉灿烂”，传至周祖毅手上，再传至周冠丞手上，这项传统独门技艺不仅扎住了根，而且釉色精美，斑点均匀分布，几乎件件都是精品，是一千年来雨点釉美学的空前高度。

雨点釉大美，美在褪尽繁华，不饰半点颜色，只在玄黑上做文章，化具象为抽象，化大象为无影，一切繁缛尽情删减，只有立体的线条、纸外的墨色、流畅的文化叙事，在朴实的色形中表达出深刻内涵和丰富意蕴。丰富，因为简约；厚重，因为质朴。

有人说，黑色是世界上最丰富的颜色。这话说得极是。雨点釉

深谙对比中更加容易陈述的道理，于是出现了雨点。银色的均匀的斑点与玄黑互为角色，亦互为配角，把玄黑映衬得更加生动，玄黑又将斑点突出得更加惹眼，在相互成就中，雨点釉一跃脱胎于工艺品，被推上艺术品的最顶端。艺术殿堂的聚光灯下，随时可见雨点釉亮相，折服过多少人的心，优雅雍容的身影也惊讶了法兰西民族历来高傲的眼神。

这是陶瓷的力量，这是文化的力量，这力量仅仅源自一只普通的雨点釉瓶。这力量的内涵，是质朴，是本真，是留给世人充分感受的巨大时空，是大红大紫、大起大落后的神闲气定。因为一只普通的瓶子，便知道一个古老的民族，在新时代如何空前自信。

但说当代淄博美术陶瓷，还有比雨点釉更具典型、更具神韵的吗？一位八十几岁的艺术院校老院长如是说。

现实情况是，雨点釉目前仅仅是一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问题出在哪？是雨点釉还不够震撼、不够谦卑吗？还是我们的生命体验失去了感应？

你看，“北国陶苑”作坊遍地，把雨点釉做到至善至美的仅此一家，就是周祖毅的雨点釉博物馆，这或许又是一个问号。陶瓷产区那么多能工巧匠，怎么就让周祖毅一花独放？你只要来到周祖毅的雨点釉博物馆，听听他的讲述，就会倏然明白，雨点釉千百年来生生不灭，就在于那些雨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是天授神授，每一批陶土成分的细微差别，每一窑烧制时的气温气压，每一次窑变发生瞬间的敏锐捕捉，没有对它的敬畏，没有虔诚的匠心，换句话说，没有千万个日日夜夜没一个囫囵觉，哪能随随便便就能如获天助神助？

说到这里，你就能知道雨点釉为什么是人间大美！你就能知道上天为什么对周祖毅情有独钟！雨点釉，已然和它的缔造者化为一身，周祖毅就是雨点釉，雨点釉就是周祖毅。

来吧！走进雨点釉博物馆，铁定是一种精神享受，还能够获知更多有关雨点釉的神奇密码，也许，你还能见证雨点釉非遗传承人周冠丞的传奇故事。

## 秋风微凉白露降

□ 矫友田

在二十四节气当中，“白露”是一个颇具诗情画意的名字。每年公历9月8日前后，太阳到达黄经165度时为白露。

进入白露节气后，人们会明显地感觉到炎热的夏天已过，而凉爽的秋天已经到来了。人们爱用“白露秋风夜，一夜凉一夜”的谚语来形容气温下降速度加快的情形。

白露，不仅是收获的季节，也是播种的时节。此时，我国从北到南，秋收秋种全面展开。东北、华北、黄河流域的大豆、玉米、谷子、芝麻开始收获。各地棉花进入吐絮期，并开始分批采收。西北、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种植冬小麦。黄淮地区、江淮及以南地区的单季晚稻已扬花灌浆，双季晚稻也要抽穗，更要抓紧气温还较高的大好时机，浅水勤灌。

对于农民们来说，白露是一个真正正正的大忙时节。这一点，通过各地流传的一些谚语也能够反映出来。比如“抢秋抢秋，不抢就丢”“白露节，棉花地里不得歇”“头白露割谷，过白露打枣”“白露谷，寒露豆，花生收在秋分后”等等。

在白露时节，由于昼夜温差大，空气中的水蒸气在夜间冷凝成细小的水滴，密集地附在花草树木的茎叶或花瓣上，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，晶莹剔透、洁白无瑕。露水，是这个节气最生动的代表符号。

旧时，在我国南北各地，均流行白露这天早晨收取露水的习俗。天刚黎明，妇女们便起床梳妆打扮，然后携瓷盘到室外，收取柏叶、菖蒲以及百草、百花上的露水。民间俗信，取白露当日的露水拭目能使眼睛明亮，饮之可使人延年益寿。

白露时节的“辞青”活动，与清明节的“踏青”活动是相对应的。在古代，人们把白露所在农历八月称为“大清明”，而把农历三月称为“小清明”。白露时节，男女老幼纷纷到郊外观赏秋光。

过去，在江苏、浙江、湖南等地的一些乡村，每到白露时节，家家户户都要饮用和酿制“白露酒”。所谓“白露酒”，就是在白露这天，以糯米、高粱等五谷作为原料，采用土法酿制的米酒。此外，老南京人还有喝“白露茶”的习惯。白露茶，并不是对某一种茶叶的特有称谓，而是对白露前后所产茶叶的统称。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\_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



## 虫鸣秋更清

□ 马云丹

鸟鸣春，雷鸣夏，虫鸣秋，风鸣冬。季节随不同的鸣声而至，生动有趣。

落叶知秋不免生愁绪，而虫鸣声则解了秋的惆怅。《诗经》：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，入我床下。”印象中最亲近的虫鸣声莫过于蟋蟀了。

秋字在甲骨文中貌似蟋蟀。秋始，蟋蟀叫声稚嫩，“啾啾”的叫声告知我们秋到了。秋意渐浓，蟋蟀的叫声便张扬起来，变成“唧唧——吱”的响亮之声。在众多秋虫中蟋蟀绝对是实力唱将，带领着各类昆虫唱响整个秋季。

在家乡，我们称蟋蟀叫蚰蚰。“秋天高高秋光清，秋风袅袅秋虫鸣”，此时室外秋高气爽，秋蝉的鸣叫声已经疲惫沙哑，而蚰蚰在草丛里叫得正清

亮，几声“唧唧——吱”和着阵阵秋风的凉爽而来，清澈的秋意荡涤了心怀。

更清的秋，在山野的夜晚。月色下山峦木屋、树林草丛被妆点成一个亮闪闪的舞台，已分不清是蚰蚰或是那勤劳的纺织娘先起的声调，唧唧复啾啾，啾啾又切切，秋天的精灵们一起歌唱了起来。

“暗虫唧唧夜绵绵，况是秋阴欲雨天。犹恐愁人暂得睡，声声移近卧床前。”夜住山间木屋中，纺织娘便会来做伴，她“轧织——轧织——织——”的鸣叫声告诉我们天凉了要纺织布匹添置衣物了。

好奇这是怎样勤劳的纺织娘，于是拿着手电筒依声寻去，在床侧或在桌椅之上就能看到她。纺织娘很是俊俏，碧绿的翅膀像一件披风遮住身

体，细长的腿暗显出腰身的窈窕。

要想饲养纺织娘需费一番心思。纺织娘要住麦秸窠，而麦秸窠编起来甚是费劲。她爱吃新鲜的南瓜花和丝瓜花，每日里要现去采摘花朵喂养也甚是费心。

相比纺织娘，养蚰蚰更简单有趣些，蚰蚰吃得随意，什么花朵叶子、瓜果蔬菜的都行。住得也不讲究，什么竹片子笼、玉米秆笼、葫芦笼，或是随便一个透气的罐子都成。

有趣的是驯养一只雄壮的蚰蚰与伙伴们的蚰蚰去激烈赌斗一番，甚是热闹。更有趣的是冬天可把装有蚰蚰的葫芦笼揣棉衣里，听它时不时地鸣叫，似乎秋天的时光被拉长了，冬天也不那么寂寥了。